

舟山作家杨怡芬新书《鱼尾纹》致敬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 以文学之笔勾勒时代与人生

□记者 姚舜好

近期，舟山作家杨怡芬携新作《鱼尾纹》与舟山读者见面，一场围绕小说创作、女性成长与时代记忆的分享会在定海岛上书店温馨展开。现场既有作者对创作初心的坦诚讲述，也有嘉宾与读者的热烈交流，从小说主人公小葵的人生轨迹，到背后隐藏的改革开放四十年印记，再到对家乡舟山的独特书写，话题层层深入，让在场者得以近距离触摸这部作品的温度与深度。

《鱼尾纹》这部长篇，以四个篇章串联而成，围绕主人公小葵构建起一段跨越近四十年的人生史诗。从16岁情窦初开的少女，到50岁出头独当一面的女企业家，小葵的人生被划分为四个关键阶段，每个阶段都对应着空间、人际与认知的重大转变。



小葵的经历与关键社会背景结合，如上世纪八十年代，“考大学”是女性改变命运的少数途径；千禧年代，民营企业面临做大做强与风险管控的困境；2009年底舟山跨海大桥正式通车之后带来地域发展变化，这些都在小说中有所体现。

不论是小葵的青春启蒙、职场挣扎、商海浮沉还是中年重建，作者以“中篇连缀”的结构，将小葵的人生拆解为四个关键片段，每一段都是时代浪潮冲击下的微观反应。

小葵的成长轨迹也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：从农村少女通过高考跻身城市进入体制，再到职场竞聘中的挫败与迷失，继而因丑闻被迫离职、离婚，最终在民营经济浪潮中重新崛起。她的命运起伏并非偶然，而是与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迁紧密相连——大学扩招前的升学竞争、职场倾轧中的个体挣扎、全球经济危机下的企业生存、拆迁带来的财富考验……这些宏观背景被杨怡芬细腻地编织进小葵的日常生活之中，使小葵的个人史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。

在一次创作谈中，杨怡芬表示，对这些细节的真切观察源于她的工作经历：“小葵人生的后面两个阶段，与我的岗位转向有着一定的关联。2018年后，我主动申请从综合部门转岗到业务部门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。企业家们努力在经济浪潮中寻找方向，有人失败，有人成功，而时代滚滚向前，如大浪淘沙。”

杨怡芬也看到了企业会计人员的工作状态，他们在企业里举足轻重，平时工作辛苦勤恳，关键时刻，他们在法律的框架中，凭借自己的专业能力甚至力挽狂澜，“我把工作和生活经历中的所见所闻融入小说创作中，通过民营企业家田雷和小葵等来呈现。这场域，是一个‘书斋’作家无法只凭想象就可触及的地方，是我的‘独一份’，也是多年工作经历给予我的馈赠。”杨怡芬说，她想用这本《鱼尾纹》，致敬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。

描绘家乡“温度” 写活舟山的江南底色

作为舟山作家，杨怡芬在《鱼尾纹》中融入了大量家乡元素。分享会上，她也着重谈到对舟山的书写——希望打破外界“舟山只有渔村”的刻板印象，展现舟山同为“江南地”的文明肌理。“很多人觉得舟山是渔村，我写《离殇》的时候来这儿做分享，还和大家说起，我的编辑开头不相信舟山本岛上也有个古城。其实我们有古城、有小平原、有水稻田，还有会说英语的前辈，大航海时代以来，舟山是对外贸易的前沿港口城市，上海开埠时期的‘宁波帮’闻人中也有很多是舟山人。我们有自己的文明。”

她还提到，在小说中，选择让小葵出舟山，到宁波象山，再回到舟山东港，也是为了展现舟山与周边地区的联系，意图打破本地读者可能有的“自我中心视角”，倡导一种更开阔的地域认知。“其实每个人都觉得自己生活在世界的中心，自我认知不可撼动也是人性的一个特点。”杨怡芬说，她希望自己和读者们观察世界都能多一些视角，这样人生就会更开阔。

另一方面，让小葵最终回到舟山，也藏着作者的爱乡之情，“我不舍得把我的小葵一直放在象山，那毕竟是客居之乡。另外因为工作，我也真切地看到舟山的营商环境不错。所以我的小说在‘狗血故事’之外，总是藏着一些对家乡的赞美。这次写了很多东港，我觉得这片地方特别适宜向游客推广，而定海有更多文化积淀，我又很想把定海再写一写。”杨怡芬笑说，她这是作为一个小说作者“操闲心”。

书的最后，杨怡芬留了一个开放的结尾，“就像现实中，父母跟孩子讲过去，孩子往往要等长大才有耐心听。”小葵的故事没有标准答案，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在继续。

照片由受访者提供

“不完美”的主角： 在真实与虚构间，照见人性灰度

分享会上，杨怡芬坦言，创作灵感源于整理旧衣服时的感悟：“翻到从前窄小的衬衫，看着自己发福的腰身，会觉得这些衣服真的曾经穿在我身上吗？我突然感悟到人生是一段一段的，时间、空间、身边人只要改变，人生就会跟着变。”这也成为她以四个阶段塑造小葵的核心思路。现场嘉宾分享读后感时也补充道，小说时间线清晰，“从小葵1984~1999年的青春期，到2004年的职场困境，再到2009~2011年的转型、2016~2020年的财富考验，没有跳脱的支线，阅读起来很顺畅”，这一观点得到不少读者的认同。



杨怡芬表示，小葵是“虚构却贴近真实的人物”——她的人生轨迹与作者自身经历有交集，但更多是对一代女性成长的提炼。“我不想写怀旧散文，也不想把小葵塑造成完美主角，她会犯错，会走捷径，这才是真实的人性。”杨怡芬举例，小说中2004年小葵参与机关中层竞聘时，因急于成功、不甘失败而服从于“潜规则”，最终还是未获成功，后来丑闻曝光、婚姻破裂，这一情节引发现场热议。

对此，杨怡芬回应，这正是她想展现的“人性灰度”：严肃小说要面对真实的人性，小葵不是可以被简单定义的“好人”或者“坏人”，她只是在关键节点做了大多数人可能会有的选择——想铤而走险，却被捷径反噬。同时，这段情节也暗含了作者对年轻女性的提醒：“我想通过小葵给年轻的女性一些建议，那就是女性平等之路要靠实力一步一步走，想走捷径只会被反噬，这是我用五十多年人生观察到的道理。”

同时，杨怡芬也想通过小葵的跌落与重生告诉大家，不论在每一个关键节点做了怎样的选择，无论这个选择是多么不堪，都要听自己的声音，勇敢地去告别坏的自己，重建一个好的、新的自己。

现场有读者问“是否担心读者认为小葵就是作者本人”，杨怡芬笑着回答：“如果读者有这种感觉，我觉得自己是成功的。能让读者代入，说明人物立住了。”更多时候，杨怡芬不作刻意的解答与诠释，而是将解读的部分交予读者，“我的感悟是这样的，当我写完这本书，并且把它出版和发表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属于读者的成分多过我的。我也是读者，我去读一本书的时候，跟作者交流，占有这本书的时候，这本书是我的，而不是作者的，我会忘掉作者的名字，但会记住人物和故事。”

写个体命运，讲时代故事 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四十年

书里，杨怡芬将小说主人公的人生与时代紧密相连，小葵的四十年，也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四十年。在分享会上，她提到，创作时特意将